

字花

據說，當西班牙人到達這座天堂島，迎接他們的是死亡小蘋果¹。它有令人愉快的辛噙甜味，清脆、帶著來自根部的海水鹹味。它伴隨著海岸蔓生的水筆仔，迎接任何心存傲慢，以為可在島上展示其知識的新來者。入口時氣味清香，直到嚥入喉中等待消化時，它那和平歡迎的謊言才在咽喉中死寂。當人們砍下它的枝葉揮舞驅趕密密麻麻的蚊子，眼睛會因滴進乳白汁液冒出水泡而弄瞎，並留下銅板大小的圓形鞭痕。

我在（多明尼加共和國）卡薩德康波的私人海灘上找尋這些樹，它們有時會被人們標注「X」警告或是塗上一圈紅漆。不過，在這裡，顯然它們已全預先被移除，以保護嬌貴的觀光客和我們柔嫩的皮膚，如同海上指定游泳區域四周以精心雕鑿的石頭製成的圍欄。場景完美，派拉蒙電影公司的舞臺設計師負責把這裡設計成十五世紀的義大利莊園，為人們預先安排好了自拍的每個角度。

中國苦力從十九世紀初開始被運至加勒比地區採收甘蔗、菸草和蝙蝠糞；以黏土和石灰製作磚瓦；開採礦物與金屬。苦力的交易既是強制勞動的延續，也是廢奴政策即將到來前的「解決方案」；貧窮的白人農夫，無法像有錢的白人墾殖主鄰居一樣受益，他們抱怨進口中國工人就如「狗轉過來吃牠所吐的」²。由於惡質且沒完沒了的勞工契約、體罰、以工抵債和次等的生活條件，這些中國人理應有「自由」的地位卻實為奴隸，他們就和非洲及原住民的奴隸一樣，也是以自殺解決長期受虐的情況。

自殺最奢侈的方式是吞鴉片膏。在政治上，正是這個多膠脂的毒品，為大規模且多屬非法的無酬或低酬中國勞工交易開了先路。不過，通常工人們是簡單選擇在樹上或他們破屋簷下上吊。據說中國人因為「墮落」、「被動」、「敗壞」的天性，比其他種族更容易選擇自殺。這個「黃色惡魔」「南瓜膚色」的種族，由性怪僻衍生的死亡意欲，和他們天生的某種陰柔特質有關。由於西班牙的天主教法律將自殺視為犯罪，我們可以從中國人在犯罪統計中不時出現的情況下，追查出他們的自殺率。「在 1862 年，[古巴]島上所記錄的自殺，有半數是華人，三百四十六人之中有一百七十三人。在比例上，中國人的自殺率比白人多出一百倍，比奴隸多出十四倍。」

為了嚇阻中國人自殺，監工們有時會毀損死者遺體，支解、開膛破肚、羞辱這些屍體：「據說這些可怕的景象，可以去除華人對自我毀滅的浪漫想法。」即便中國勞工的屍體未被刻意損毀，被丟入溝渠已是最好的情況。1873 年，清廷派出陳蘭彬調查團探查古巴的惡劣工作狀況，華人苦力向這些官員們陳情。一名工人寫道：「自揣力氣漸弱，或磨折死在工所，或死在綁身之處，或老病難

動被逐出死在路旁俱屬難定。總之，將來是無棺無墳，日久骸骨或雜牛馬骨燒灰，提煉白糖了。」（《古巴華工調查錄》，1993，110）

在 1940 年代，費南多·歐提斯（Fernando Ortiz）用種族化的術語描述蔗糖和菸草生產的全球化與混雜的本質。「菸草是暗色，範圍從黑人到黑白混血，蔗糖是亮色，從黑白混血到白人。菸草的顏色不會改變，它天生就黑，至死也是它種族的顏色。蔗糖有顏色變化；它生來是棕色，然後自己會變白；一開始是糖漿色的黑白混血，這個階段是討好大眾的口味；再來它白化並精煉至最後被認可為白人，通行全世界，進入各地人的口中，且有更好的價格，登上社會階梯的最上層。」這個種族化的階級渴望與消費的譬喻中，白色不僅是實際透過黃種人、棕種人和黑種人的身體勞動達成，同時也是透過華人和印度人苦力、非洲人和原住民奴隸的骨骸的回收再利用，它們被燒成焦骨以精煉白糖。

在這裡，死亡有許多種方法。我的周遭都是召喚著我的有毒植物。阿開木³的果實綻開明亮的粉色果肉，如羊眼般的黑色種子充滿渴望看著我，果肉的質感令人垂涎。如果你把水留在杯子裡，甚至是封口的瓶子裡，小小的螞蟻就會展開死亡行軍，找尋它們通向溺斃之路。它們群聚兜攏，以身體為筏，利用口器彼此相連，無止境地涉水而行。這裡的警衛是年約二十的年輕人，有著大口徑的槍和脆弱的自我意識。他們以槍口對人查驗身分、冷酷搜身，展現急於表現、帶有惡意的性別意識，讓人明白妳的身體無法蠱惑他們。在市中心有座教堂高塔，它和希區考克電影《迷魂記》裡有錢男子將已逝妻子屍體推下的那座塔出奇地相似，而底下的山溝，自是另一個選項。景象叫人歎為觀止。

在加勒比地區，瓷製的家庭器物就如在歐洲一樣受到珍重。為了避免溼氣，或是被奴隸和傭人的笨拙雙手碰觸，瓷器被珍重放在上鎖的櫥櫃裡。隨著十九世紀越來越便利普及的跨大西洋商務貿易，運送易碎的家用瓷器——湯碗、盤子、杯子——已非罕見，而廉價的仿製瓷器各階層的人們也逐漸買得起。⁴ 在古巴，崇聖教⁵的興起讓貴重瓷器的櫥櫃成了禮拜用的聖壇，瓷製的大湯碗或湯鍋，則成了神靈安身的所在。

瓷器的貴重在這個脈絡下成了階級地位的符號，同時，這神祕、難以複製的材質也被轉譯成具魔力和靈氣的象徵。華工的出現將它化成具體的物件，一方面用以支撐白人的優越性，同時從內在控制了離散非洲人綜合性的神祇。莉迪亞·卡布瑞拉（Lydia Cabrera）（1985，33）寫到：「不僅僅是『中國』（China），也就是中國製的瓷器，被用來取代陶土鍋子放在崇聖教的聖壇旁，『中國魔法』也很快在非洲奴隸和他們的西班牙裔主人之間，得到了『最可怕，威力最強大』的名聲。」⁶

不過，這所謂的「中國魔法」起源於混雜的來源：西班牙的樂透紙牌（loteria

card) 對「字花」(La charada china) 有很大的影響，西非約魯巴人的神明商戈(Shango) 則和中國古代的關羽揉合在一起成了新的加勒比神靈，名叫桑番孔(Sanfancon)，祂融合了至少來自三種移民——西班牙、非洲和中國——的魔法、宗教、和文化的歷史。事實上，這個加勒比中國神祕儀式的所有神話很難逐一追溯源頭。就像崇聖教的諺語說的：「在黑夜裡，所有貓都是黑白混血的貓。」

(在多明尼加共和國聖多明哥的抗暴博物館中，多明尼哥反抗運動領袖胡士多(Manolo Tavarez Justo) 的電子動畫人物在講話時出現假「字幕」。)

我想再看一眼大海
目睹我半生的淚水有多汪洋

我想再爬一爬高高的山頭
試著把丟失的靈魂喊回來

我想在草原上躺著
翻閱媽媽給我的《聖經》

我還想摸一摸天空
碰一碰那抹輕輕的藍

可是這些我都辦不到了
我就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所有聽說過我的人們啊
不必為我的離開感到驚訝
更不必歎息，或者悲傷
我來時很好，去時，也很好

——許立志，2014年9月30日⁷

(中國詩人和深圳富士康工廠工人)

許立志的死亡是富士康勞工受虐引發的諸多自殺案例之一，引來了國際間的批評。富士康因應的方式是設置防護網避免工人從工廠大樓跳下，並在他們的勞工契約上增加了「自殺條款」，以解除富士康在金錢和法律上的責任。

「字花」是源自多個來源——中國、非洲、原住民與歐洲——帶有魔幻意義和動物象徵的賭博遊戲，它是典型加勒比地區融合的綜合體，其源頭混沌、斑雜、難以追考。在十九世紀，字花遊戲把中國苦力聚集在一起，帶給他們希望與機會，不過隨後它也導致了內部腐敗和訛詐勒索等問題。沒有華工可單憑一己之力賺到足夠的錢，擺脫這個令他們負債累累的制度。不過，當所有人的工資籌集在一起，則可讓一位幸運的彩金得主有機會回到故鄉，在家鄉死亡並安葬，不致成了精煉蔗糖的材料；或者，留在加勒比地區，開店立業安頓下來。

畫面來源：這支影片以我的 iPhone 手機拍攝，地點大部分在多明尼加共和國，唯一例外是使用了泰特與賴爾在 1950 年的影片《從甘蔗到方糖》（*From Cane to Cube*）裡面關於製糖的過程，它由 Periscope LLC 檔案授權在 YouTube 公開播放。<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3x0_YmRBUU>

特別致謝：大衛杜夫藝術倡議，Raul Miyar, Klaas Kelner, Albertine Kopp, Asher Hartman, Julio Martinez，以及其他在大衛杜夫菸草廠的工作者。

1. [譯注] 死亡小蘋果，俗名毒蕃石榴（manchineel），只生長於加勒比和美國佛州等地。其葉片厚密，果實如核桃大小，形似蘋果，白色汁液含有劇毒。「死亡小蘋果」源自當地人給它的西班牙文名稱 *manzanilla de la muerte*。
2. [譯注] 《聖經》箴言 26:11：「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轉過來吃他所吐的。」意即重蹈覆轍、一錯再錯。
3. [譯注] 阿開木（Ackee），又名西非荔枝果，原產於非洲，十八世紀引入加勒比海地區，與荔枝和龍眼等植物有親緣關係。其是加勒比地區常用於菜餚，非果實部分和未成熟的果實則含有毒素。
4. 「古巴白人把湯鍋（sopera）當成古巴過去中產與上層階級家庭生活中的珍貴物品。湯鍋充滿了家庭幸福與社會階級的意義。隨著十九世紀跨大西洋商務貿易的多元和普及，材質與設計較粗糙的仿製品廣泛流傳各個社會階層。」David Brown, *Santeria Enthron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253.
5. [譯注] 崇聖教，加勒比海地區非洲裔居民所發展出的宗教。揉合了西非洲、西方天主教、和美洲原住民的信仰。名稱源自西班牙文 *Santeria*，意為「聖徒崇拜」。
6. 中國人帶著歷史、神話與宗教信仰而來的時候，很可能也帶來了他們關於醫藥、植物與毒物知識的漫長歷史。
7. 許立志，2014 年 9 月 30 日，「我彌留之際」。這幾行詩是許立志所寫，這名工人因富士康（一家製造包括蘋果手機與平板電腦等電子產品的中國工廠）嚴苛的工作環境而自殺。許立志的死亡是短期間內連續發生的多起自殺事件之一，引發國際間對富士康惡劣工作條件的注意，許多工人因此盤算，從廠方可拿到給家人的保險金要比他們一輩子在富士康工作還要合算。此後也有許多工人把自殺威脅當成談判手段，揚言如果無法提高工資將從工廠屋頂集體跳樓。這個「負面新聞」促使富士康重新修改工作契約，加入了有不光彩惡名的自殺條款。這個條款明列工人如在工廠大樓因自殺死亡，將無法獲得保險金，同時工人必須事前同意不自殺、或是不能以自殺威脅為談判的手段。富士康同時在工廠大樓窗外設置了防護網以防止工人跳樓。在這裡引用許立志的詩是作為當代與十九世紀華人苦力史的連結，說明持續存在的惡劣勞動，及以自殺為形式的絕望抵抗。